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架
九一三號
三六冊

漢書門
類
五九四一號
四九函
九架
三六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九四一號
三六冊
二八〇函
七架

不許帶出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41
冊數 36（24）
函號 280 18

孫亮主譜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三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

潘皇后

諸葛恪滕胤受遺詔

呂岱城東興

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
月權薨太子卽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
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
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宂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
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
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
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
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

全皇后

孫峻殺恪

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
　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
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
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
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吳侯英 留贊 壽春 高亭之援 菰陂之敗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皐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峻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孫儀等 城廣陵 征魏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鍾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外変

岱卒

胤被獲

孫憲 王惇

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二年春二月甲

始親政事

胤置政

少小聰明無正人輔導卒不久矣

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呉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黄門從汝

瑣事不足紀

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

救魏

會稽南部反

其首伏耶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 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

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
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
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
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
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
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
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贊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

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

賀民

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
慚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
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
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
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
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
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
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
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
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

不治家亦免禍一要策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
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
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
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
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
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
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
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
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
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

綝兄典兵

宅上枯樹猶在、
己丑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
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
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
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
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
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
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

誅綝　省役

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
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
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
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
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
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留一人、除其
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
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
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
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張惇 張恂

建學

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
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
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
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
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
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
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
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

農桑

漢人貴粟所未道

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
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
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
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
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
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

嚴密　清里塘　亮自殺

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衞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周奕　石偉　風俗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

晉爵不屈

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
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有不受晉爵年
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
更生穿土中出

朱皇后

太子𩅦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子立子𩅦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
其名互禮名字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
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
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
已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
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𠅋
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𩃙𩃙音如兕觥之觥字
𧶽𧶽音如玄礥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
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𠀌𠀌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䨻䨻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
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
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廢

濮陽興 丁密 孟宗

易棄遺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

盛沖

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偏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王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語似違才智）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

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
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
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
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
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
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懼曜
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悦更恐其疑
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
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
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
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
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
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
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
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
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豫章亂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掘冢治城

妄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

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
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
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此則骸骨有
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
封晧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
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
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晧相善
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

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晧
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
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
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
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為豫章王次子汝
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
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

翕然稱爲明主、
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
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
呉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
爲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
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呉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
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喩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
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
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
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
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
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
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
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
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
旗東指、以臨呉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

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服執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

紀陟

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

錄曰陟字子上丹揚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
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
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
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出爲豫章太守干寶
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
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
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
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
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
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
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歆義匈奴邊塞難羈之
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
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
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
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
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
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就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

遣殺朱后 祭休二子 都武昌

錄曰晧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
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
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
赦秋七月晧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
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
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奧

晉受禪 寶鼎 弔晉

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二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
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
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晧謂儼曰今南北通好
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
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
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

何禎

陸凱

丁忠劉纂之言亦可思

以為不知、而不能諫。尚書僕射羊佑尚書何禎並

縞綺帶之疑

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

賊 施但反

謙自殺

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刼晧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

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楊爲吳興郡
晧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
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百王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羡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
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鎭山越且以藩衛明陵
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
烏程
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晧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鎭武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鎭巴丘夏六月起顯明
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也昭明宮方五百丈晧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晧營新
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
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
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

淮陽東平王 不知義如何 疑五字衍字

立太子瑾　虞汜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晧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陶璜　擅殺伏誅　華覈

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

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犍為人炅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炅皆囚之孫晧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炅與吳軍戰殺

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

戮闡一快事然吳愈驕矣速之亡矣

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鴆彧平

語頗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晧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晧晧

失刑

殷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
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
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
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
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
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
付獄、會赦得免。

寵妾使市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
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
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
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三年、會稽妖言、
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
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
船。

失刑　郭誕　邵疇　奇士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
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
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
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

譖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
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
養之以福今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尊貴之語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
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
誕屈其所見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
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
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
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爽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絶海道熙部曲
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
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歳連
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車浚 張詠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

失刑

熊睦

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値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晧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晧酷虐微有所諫晧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

知巫

詐書

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晧晧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讚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

計禪　孫愼表　張俶誅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愼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
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
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
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晧許之俶表立
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
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
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
擅殺無辜衆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郭馬反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
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
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
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晧時又
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
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
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

張悌　陶濬　陶璜

爲士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郭馬、與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

晉兵入　荒酷

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

吏寡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晧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晧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晧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

伍延渾
沈瑩
孫震

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在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

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 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

齊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
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
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
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
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
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
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
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
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

立矣今蜀閹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
卒弊競于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
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
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
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
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
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
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
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
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
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
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
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
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
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
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
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

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
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
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
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之如
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吳
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
論譏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
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
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
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

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
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
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
憒從之
　干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
　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
　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
　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

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
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
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
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
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
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
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
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
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

呉諸臣不
言所及其
占地者之
夫

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illegible]舂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黄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晧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
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
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
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
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
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伷以皓致印綬於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
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

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
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
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
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
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
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
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
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

吾彦

問其故兒乃荅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彦取其流柹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晧弗從陸抗之克步闡晧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晧死于洛陽

吳錄曰晧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好善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
晧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
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
之勦絶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
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
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
晧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
洿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
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
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
譖猶然矧諸虐乎且神旂電埽兵臨僞窟理窮勢
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
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
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
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
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

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

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

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
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
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
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
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

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
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
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
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
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
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
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

而宗長戟勁鎩望飇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南荒衝輣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婁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

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有交廣曹
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
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
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
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
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

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
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
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
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
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

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喩之長虵，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

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

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

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域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癸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